

青史不會盡成灰 因為歷史會說話

· 史正庭 ·

十九世紀英國首相帕麥斯頓(Palmerston)在擔任外交大臣時主張：

「我們（英國）沒有永遠的盟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現實因素、利害關係向來是政治上縱橫捭闔的籌碼，政治反映現實，現實出於人性，與其說政治可怕，其實是人性寫照。中外的政治分合、爭端衝突鮮少出於公理、正義或道德，利字當頭古今皆然，不過就算贏者全拿也不可能千秋萬世，成者固然為王，敗者未必是寇，春秋之筆自有裁判。

一八四〇年七月英軍在外相帕麥斯頓的「砲艦外交」政策下攻占浙江定海，爆發影響中國至深至鉅的鴉片戰爭。戰前，英國議會曾就是否出兵發生正反兩極的辯論，就連維多利亞女王都出面關切在華利益及王室尊嚴，但反戰派仍以非法走私鴉片直指這是「不義的戰爭」，反觀臺

灣欲罷不能的口水政治，仗義執言者幾人？民主之惡，人人有責。

一九九七年英國結束對香港長達一百五十五年的殖民統治，若非「日不落國」盛況不再，東方之珠重回華夏懷抱「談」何容易。二戰尾聲，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為表彰中華民國長期抗戰的貢獻，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全體會員國簽署《聯合國憲章》時，中華民國是第一個簽字國，今天「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創辦國」固然已成歷史，但也正因為是「歷史」，套句流行話，這不是榮耀，什麼才是榮耀？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這是國際現實，中華民國用實力證明自己的存在，不是個人信仰、黨派好惡、意識形態，抑或法理論戰、史學觀點所能左右，沒有實力一切免談。

明（二〇一五）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周年，當然也是抗戰勝利七十周年，中共曾在二〇〇五年二戰結束六十周年時，大肆舉辦「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勝利」的紀念活動，當年八月十五日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還刊出「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社論，儘管如此，這一貫政治正確的洗腦與催眠，在大陸人民心中早已破產。奠基於二〇〇

三年，由多座不同主題場館匯集成的「建川博物館聚落」位於四川成都大邑縣安仁鎮，目前是規模最大、收藏最豐的民營博物館，雖然遭受強大的政治壓力，館長「爲了和平，收藏戰爭」，堅持神聖抗戰的民族正義，其抗戰系列中近四百坪的「正面戰場館」陳列展示的全是國民黨軍隊抗戰史實。

二〇一〇年抗戰六十五周年，中國大陸製作以國民革命軍七十四軍第五十七師死守湖南常德城為背景的电影《喋血孤城》，第一次正面特寫國軍抗戰歷史，當時兩岸交流已相當稀鬆平常，統戰攏絡之說不值一哂！其實，一部守城戰的劇情僅僅是這場三十多萬兵力大會戰的小縮影，也刻畫不出七十四軍「抗日鐵軍」的威名，誰真正抗日？誰重挫日軍？不妨問問侵略者。

美國學者易勞逸(Joyce)在一九八四年出版《毀滅的種子》書中評論：「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國民黨能成功的穩定國家，史學家將會把國民黨抵抗日本侵略作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來敘述。」這不是歷史的無情，而是政治的現實，然而在歷史洪流中，政治的現實只是過眼雲煙，「國民黨領導中國抗戰勝利」不需要史詩

歌頌，因為勝利屬於全體人民，毛澤東不只一次公開感謝日本侵華的談話見諸史料，而中共一再渲染不實的抗戰功績，只會更加敗露其乘亂坐大的劣行，人民或許健忘，但歷史不會忘記。

而談到一九九三年才被廣州市以重要史蹟及代表性建築列為文物保護的「新一軍印緬陣亡將士公墓」，其落成於一九四七年，然因國共對立，在大陸淪陷後屢遭破壞幾至面目全非，殘存建物也險遭折遷，經臺灣「印緬抗日戰友協會」及大陸人士奔走下，大陸官方終於決定原地保護並加以修葺，以迎接抗戰勝利七十周年。

「中國遠征軍」是甲午戰爭以來，中華民國國軍首次出國作戰並立下赫赫戰功的國民革命軍部隊，其中新三十八師一一三團劉放吾團長打響的「仁安羌大捷」就是中國遠征軍第一場勝仗，其後新三十八師與新二十二師編成新一軍協同英美盟軍贏得滇緬戰役，揚威國際。著名的「美國陸軍第七十五突擊兵團(RANGER)」，該部隊隊徽左上角是藍底、十二道光芒的白色太陽，正是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青天白日」國徽圖案，旨在紀念二戰期間突擊兵團前身「第五三七混合支隊」與我新一軍在緬甸戰區

的並肩作戰。

二〇一三年大陸將多數來自湖南的仁安羌戰役兩百多名國軍陣亡將士靈位入祠於衡陽市南嶽忠烈祠，中共既然肯定國軍抗戰殉國烈士，又何拒中華民國？在國民黨領導的抗日戰線上，中共「中國工農紅軍」分別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與「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八路軍、新四軍不也頂著青天白日帽徽向日軍發起衝鋒，中國偉大的衛國戰鬥，「衛」的就是中華民國，這是血寫的事實！美國人記得，難道中共忘了？

同是二戰侵略者的德國與日本，德國人明白唯有真誠的反省與懺悔，下一代才能獲得救贖；日本的淡化、回避、扭曲，修改教科書內容，不僅走不出原爆傷痛，也將永遠背負罪孽的十字架。歷史不是為勝利者所寫的，再淋漓盡致的墨寫謊言都不會變成真理，前蘇聯領導人史達林接見毛澤東時曾說：「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這句話出自史達林之口並不意外，一九四五年四月蘇聯攻占德國首都柏林，短短兩周內超過十萬名不分年齡的德國女性遭到紅軍強暴，如此令人髮指的醜陋暴行，「勝利者」不該被譴責？勝利者可以編造自己的歷史，

卻無法決定歷史會如何評價自己。

論實力，當年我們確實難與日寇抗衡；論結果，國民政府焦土抗戰耗盡元氣，名為戰勝，實與戰敗無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美國只是輿論聲援我國抗日，唯一稱得上行動的，就只有一九四一年底由陳納德領導非官方的「美國志願航空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縮寫AVG），通稱『飛虎隊』」參戰，之後中華民國成為同盟國一員，但在盟軍「歐洲優先」戰略下，並未獲得與盟國相同比例的援助，就連中國遠征軍都還有穿著被英軍嘲笑的草鞋，中華民國軍民浴血抗戰固然是為生存而戰，牽制了百萬日軍，同樣也為世界和平竭盡全力，我們沒有因為缺乏外援而屈服，但自由中國卻在盟國的短視與錯誤的對華政策打擊下遭到赤化，這是國際間「只有永遠的利益」最赤裸裸的教訓。



筆者製作的
飛虎隊首批戰
P-40 C型戰
機模型。

二〇一三年是抗戰期間「中美空軍混合團」成立七十周年，國防部舉辦「華美飛虎年會」邀請陳納德將軍外孫女（美國陳納德航空歷史博物館館長）Calloway 參與盛會，美國對日宣戰後飛虎隊改編，一九四三年擴編為第十四航空軍，陳納德升任少將司令，其中一個聯隊就是中美混合團（Chinese American Composite Wing，縮寫CACW）。二〇一三年同時也是《開羅宣言》發布七十周年，無獨有偶，前英國首相邱吉爾外孫女 Soames 亦受邀擔任外交部「開羅宣言國際論壇」貴賓，而當年邱吉爾就是攜蘇姆斯之母出席開羅會議。

我們當然也不會忘記二〇一五年將是美、英、蘇簽署《雅爾達密約》犧牲中華民國權益的七十周年，緬懷

歷史在於生聚教訓、薪火相傳，有人主張「開羅宣言不具國際法效力」、「臺灣主權未定論」、「中華民國已經亡國」，甚至「釣魚臺是日本領土」，這些論調或可視為言論自由，然筆者相信沒有中華民國，臺灣只剩地理名詞。往者已矣，唯一能改變過去的，就是努力現在，奈何臺灣內部黨同伐異，至今走不出國家認同的泥淖，自毀長城，何需敵人？

一九九二年四月，英國前首相「鐵娘子」柴契爾夫人在美國會見定居洛杉磯的中國遠征軍新三十八師一一三團團長劉放吾將軍，感謝五十年前解救在緬甸仁安羌險被日軍圍剿的英軍英緬第一師七千多人。二〇一二年九月，高齡九十三歲的英國二戰英緬第一師老兵費茲派翠克(Cerald

三月底的碧潭似乎已經是相當的悶熱了，即使只是穿著一薄薄的襯衫，我卻可以感受全身每個毛孔都在慢慢的釋出那黏黏的汗液。站在空軍公墓的祠堂裡，除了感受到身體在濕熱環境裡的不適外，心中更有著一份難

春祭國殤

· 王立楨 ·

以形容的悵然。

雖然這裡的夏季氣候不宜，但是身為長在臺灣的華人，這裡畢竟是我的故鄉，所以在今年（一〇三）年一月退休之後，我所做的第一個旅遊就是回到臺灣，一來是慰藉我久居國外的

Erinpatrick 專程前往美國向劉放吾將軍的子女當面致謝，費茲派翠克先後出版《No Mandalay, No Maymyo—79 Survivors》、《Ditched in Burma》以及《Chinese Save Brits—in Burma (Battle of Yenangyaung) 中國遠征軍在緬甸解救英軍（仁安羌之役）》，還原被英軍高層刻意隱瞞的仁安羌戰役真相。英國人做得到，中國大陸呢？臺灣人呢？不論「日據」或「日治」，沒有中華民國抗戰勝利，臺灣今天還是日本領土，一個是著重民族精神，一個是行政詞彙，存異求同難嗎？黨派與政客一味爭逐自身利益，任國家空轉虛耗，是人民的冷漠、姑息，縱容了他們的貪婪。歷史無法改變，但可以改變未來，因為歷史會說話！你聽見了嗎？

思鄉情懷，再來就是要參加空軍在每年三月底的春祭。

每次回國，我總是會到碧潭去緬懷與祭拜，但是因為回臺的時間不巧，都沒能參加春祭的典禮。上一次到碧潭來參加春祭，是十六年前，當時是爲了參加與我們家每個人都很熟悉的翟樹理少校之葬禮，他在前一年（一九九七）的十月十日於執行任務時墜毀在臺北松山機場。



空軍上將劉建群，在空軍司令部慰問家屬。

雖然在碧潭的烈士群中，他是少數熟識的殉難者之一，但是在那一排一排的土墳中，卻有太多我並不認識，但卻熟悉的名字，雖然他們的出身，與背景都不盡相同，然而他們全是在同一個理念下，爲了保衛這塊土地，而犧牲了性命！

今年的春祭典禮中，我站在祠堂裡殉職家屬的行列裡參加公祭。看著我身旁一位白髮蒼蒼的長者，她帶著太陽眼鏡，似乎想遮住哭紅的雙眼，但是泛紅的鼻頭卻透露出了老人悲傷的心境，她是來悼念她的兒子，或是來追憶多年前爲國殉職的先生？

站在我前面的一位年輕婦女，帶著一個還沒上小學的男孩，我因爲站在她後面，所以看不到她臉上的表情，但是由

她頻頻拿手帕擦臉的動作，我知道她所擦拭的應該不是臉上的汗水。小男孩可能還不瞭解人生的生離死別，他天真無邪的臉龐上顯示著那個年齡該有的活潑，可是他的天真表情，卻勾起了我心頭另一層的悲哀，再過幾年之後，是誰來教這個小孩去騎車，帶他去看球賽？原來那些人在爲國犧牲時，所獻出的並不只是他們自己有形的生命，他們全家的幸福都也都做了國殤的陪葬！

在當今的時空下，人們很難會想到四、五十年前，海峽兩岸是處在什麼樣的敵對環境裡，在「反攻大陸」及「殺朱拔毛」的口號下，是同樣敵對的「解放臺灣」與「血洗臺灣」之口號。然而，在那段日子裡，在臺灣的民衆何時聽過空襲警報的鳴聲？

人們會記得在經國先生執政期間，臺灣令人稱奇的經濟發展，但是，有多少人會瞭解在經濟發展的前提下，是要有個安定的環境，在中共對我們虎視眈眈的情況下，是誰給了我們一個安定的經濟發展環境？

在碧潭公墓裡走一回，你會發現那裏埋葬的都是比目前佔領立法院的學生大不了多少的年輕人，他們在短暫的生命裡用行动來說明了他們是如何熱愛著這塊土地。

金靖鏘，這位空軍官校飛行專修班畢業的飛行軍官，殉職時還不滿二十歲。

范煥榮，這位

臺灣苗栗籍的中尉軍官，在駕F-104殉職時，才二十五歲。

宋宏焱，這位在臺海戰役中曾擊落一架敵機的飛行軍官，殉職時才二十七歲。

傅永練，這位中尉領航官，在執行深入大陸的特種任務中殉職時才二十七歲。

那天，我站在公墓的最高處，看著那些排列整齊的墓碑時，我似乎看見了他們生前雄糾糾，氣昂昂的穿著軍裝，列隊整齊的站在那裡。他們爲國家，爲我們所做的犧牲奉獻，雖然不爲大眾所知，但總要有人來記取藍天之上那乍開驟謝的碧血黃花，做成一個永誌不忘的存檔。

我知道，那將是我在有生之年所必須做的功課之一！



空軍碧潭公墓墓區全景。

彩

頁

彩

頁